

第一章

這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裕仁天皇在無線電廣播中宣佈了接受聯合國方面在德國波茨坦議定的日本投降條件沒有幾天后的事情——。

圍繞在長野縣諏訪湖四周的無數工廠的煙囪，一下子都停止了冒煙，茫然自失地呆立着。那些黑白斑斕塗着防空色的混凝土大煙囪，那些老式的紅磚方形煙囪，還有從兩邊像蛛網似地用鉄絲系住的黑鉄皮煙囪，以及矗立在鉄皮屋頂上的彎成弓形的、搖搖欲倒的瓦煙囪，停止了冒煙，就都顯得格外的粗笨，呆呆板板地沒有了着落。從那些式樣不同、大小不一的工廠建築物、曾經被軍隊駐扎過的學校和市府大廈的還掛着防空幔的門窗、車站上的站台、街頭的消防設備起，一直到山腰高地的高射砲陣地，都被無情地反映在秋風吹拂的湖光水色中，宛如被遺棄在湖邊沙灘上的垃圾堆，突然顯得寒儉而卑微了。

這些圍繞在諏訪湖四周的大小市鎮，都落腳在湖灘邊，背脊倚着山腰，彷彿靠在一張高背椅子里。這地區雖然叫做諏訪平原或諏訪盆地，但如果這些名稱僅僅是指的完全的平原，那麼湖面可比平原大得多了。這個周圍有二十公里左右的、坐落在赤石山脈一端和富士火山脈連接的地方的湖，可說是一個積聚山水的水

窪子；海拔七百五十多公尺，以高度來說，即使在日本的湖泊中也是數一數二的。月夜，湖面閃耀着一片金光；到了冬天，當湖水凍結的時候，它就像一面大鏡子，映出一片白光。過去，每當美國的“空中堡壘”^①轟炸機發出嗡嗡的响声向富士山襲來的時候，市鎮上的居民們都慌做一團，恨不得找個蓋子，把湖面蓋起來。

不過，從“山勢磅礴”這一點來說，這地區也佔着全國的第一位。在日本，不臨海的縣分^②是很少的，長野縣是這種少數的縣分之一。當“太平洋戰爭”到塞班島陷落^③、美國空中堡壘開始轟炸東京的時候，一直遭受蒙蔽、無從知道有關戰局的任何消息的日本人民的耳朵里，也偶爾傳來了“要把天皇遷往山梨縣去了”、“日本軍隊要在山中展開游擊戰了”……等等的謠言。從這時候起，東京、神奈川一帶的大工廠就接二連三地“疏散”到這個地區來了。因為這裡的條件對它們方便：首先，這地區原是世界聞名的一个紡絲工業區，但是由於和美國作戰的關係，這裡的“岡谷紡絲”、“諏訪紡絲”等大公司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主顧，不得不關門大吉，廠房幾乎都成了空屋。那些保持着明治以來的歷史的近代化紡絲機械也都成了廢鐵，許多紡絲女工也為了趕制軍需品征用到別處去了。所以軍需工廠的老板們只消運來一些機械，派來少數技術熟練的可靠的工人，就馬上可以開工。因此，在這湖邊，也遷來了在壟斷企業中居首要地位的軍需公司：N 無線電公司，又遷來了K 造紙公司、O 電氣公司、M 發動機公司等工廠，還遷

① 即所謂“B29型”的一種美式巨型轟炸機。

② 日本的縣區的划分，相當於我國的省。

③ 南洋羣島中的島嶼，過去是國際聯盟托管。日軍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曾在此被美軍打敗。

來了東京電氣器材公司和其他中小工廠；這湖邊也就立刻從纖維工業地帶變成了金屬工業地帶。

如今在冒着煙的，只有那些沿着湖邊忽左忽右的火車了。行駛在這條中央鐵路綫^①上的火車，在日本說來已經算是舊式的了。因為四周都是山，分辨不出東、西、南、北，所以這些老火車看來就像是“忽左忽右”地在羣山間蠕蠕爬動。此刻，沿着這條鐵路的每個車站上都擠滿了兵士。這些兵士，像雨后的山里到處湧出來的泉水，一下子從四面八方湧到車站上來。火車滿載着這些臉被汗水和煤灰弄髒的、被擠得幾乎快要從車窗里掉出來的兵士們，慢騰騰地沿着湖畔行駛，气喘吁吁地時而消失在山腰里，時而又從山腳下出現。

多山的地方，往往使人難於辨別正確的方向，只有聳立在湖水東南、連夏天也積着雪的八岳山，和在湖水東北的羣山中高矗着山峯的霧峯山成了大家的路標。從東京開來的下行車，忽而從東邊山脈中出現，向北疾馳，忽而又往西拐，沿着以湖水為水源的天龍溪谷駛去，又消失在羣山之中。換句話說，這條鐵路綫，除了湖南面的一部分地區以外，沿着湖岸環繞了整個湖濱的四分之三左右，並且在中途通過三個車站和三個市鎮；按照次序來說，它們的名稱是：上諏訪、下諏訪和岡谷。

在岡谷車站上，也擠滿了好些等待火車的兵士，和“天皇廣播”以來陸續被趕出工廠的征用工^②、女子挺身隊員^③等等。那

① 起自東京，經長野縣至新潟縣直江津市為止的一條鐵道干綫。

② 平時從事一般生產的職工，在戰時被軍部強迫調往軍需工廠工作的，都叫做“征用工”，在“征用工”中也有農民。

③ 戰時被軍部強迫征用，派往各工廠去從事軍需品生產的婦女，她們大部分是學生，也有一般的職業婦女。

些穿着束脚褲、抱着包袱或者揹着行李的姑娘們，和頭戴戰鬥帽、身穿褐色工作服、像兵士似的征用工們，都排成了長隊，從車站一直排到了站外的廣場；行列越來越長了。兵士們排成一隊隊不整齊的小隊，擠在廣場上和車站廁所旁邊，有的在點名，有的保持着隊形坐在地上。還有好些由十五到二十個兵士組成的小隊仍在絡繹不絕地向車站趕來。看去他們好像不久以前還在什麼山里挖壕溝，一個個都帶着一張又髒又乏的臉。他們連槍也沒有，有些人甚至掛着竹刀，大部分兵士都像扛鋤頭似地把軍用鉄鉞扛在肩上；每當一些由幾個將校和下士押送着、載着烙有五角星標誌^①的木箱或文件箱之類的軍用卡車橫沖直撞地開過來，一羣一羣的兵士，就被擠到了鐵路旁的木柵跟前。他們仰着又瘦又黑的臉，張着嘴，帶着一種不安的神色，瞋着眼望着。車站、廣場陷入一片混亂，擠在這裡的人們又都互不相關，好像每個人都是孤零零地迷失了方向。他們所關心的，似乎不是什麼戰爭失敗的問題，而是自己今后的命運。然而此刻最要緊的，還是想辦法比別人搶先搭上火車。

岡谷市是一個坐落在湖的一端、沿着山上的窪地伸展着的市鎮，是湖邊工業地區的中心，林立的煙囪一直連綿到市郊，沿着天龍溪谷的山崖排成了長長的隊伍。崖上有一條縣公路，公路的右側，山坡崎嶇。山坡上，沿公路五公里長的一段地方，分列着五個小村子，總名叫做川添村。在岡谷市郊、天龍河畔的那些煙囪林里，高聳着兩座混凝土大煙囪。這是屬於從京濱地區^②“疏散”到這裡來的東京電氣器材公司的東電川添工廠的。不消說，哪個煙囪底下的情形都是一樣：這工廠從“天皇廣播”以來也發生

① 五角星是日本軍部的標誌。

② 指東京、橫濱一帶的日本最大的工業地區。

了很大的騷動。

山崖上的那條縣公路，在川添村五公里左右的一段，是很漂亮的混凝土路，村里人都管它叫角倉公路。日本的紡絲大王角倉企業就是在这个地方發祥起來的，他的一族和遠親（雖然一族中的中心人物已經搬到都市里去了）現在仍然住在这里。在這山村中算是稀見的三層洋樓的村公所和近代式的小學校等等，都是角倉為了紀念這個發祥地捐造的，這條混凝土公路也是其中之一。據說，在戰前，村公所的官吏和擔任地方名譽職位的重要人們，都一律穿著印有作為角倉氏家徽的“山一”^①圖案的套褂；連學校和村公所里的差役，也都穿著“山一”圖案的短褂，手提“山一”的燈籠走路。東電川添工廠也是這角倉在全國開辦的數千個工廠里面的一個。

那座工廠面臨角倉公路，一進門就是一片廣場。好幾幢工房和順着斜坡像階梯似的一直排列到天龍河邊的一幢幢厂房，雖然都離開廣場很遠，但是從辦事處前面的走廊里排起的長長的人隊，却一直排到了這片在中午的炎熱陽光直射下的廣場。在行列近末尾的地方，有一羣梳着辮子的挺身隊隊員，正在唧唧噥噥地不住口的說着話。

“難道這是真的嗎？”

“你不信，我可是從辦事處的人那兒聽來的呀。”一個臉上滿是雀斑、儘管身材長得很高、却還沒有發育成熟的瘦長的姑娘，好像自己本來就害怕，但又急於想在同伴中盡量擴大這個不安、

① 日本古時除農工外各家有特殊的徽章，用在衣物上面，作為記號，稱為紋章。這“山一”也是其一，簡化成鏤空的“人”形，底下加添“一”字，即是山一，是角倉家的紋章，其形為△。

使她們相信自己的話似地，向一羣戴着白色臂章、穿着同樣的學校制服的女學生們在誇誇其談地說着。——說的是：可能明天就會有美國兵乘飛機到來，遇到男子就要殺死，婦女都將成為奴隸——諸如此類的這些謠言從昨天起就散佈在羣眾中間了。由於謠言的性質使人無法判別真假，所以在這入羣的行列中也多少發生了影響。而且這影響又在他們身上產生了效果，使他們對辦事處職員的辦事遲慢感到氣憤。他們搭上火車的機會越來越少了，甚至對於以公司名義張貼在辦事處窗邊的那張通告：“由於總公司現款未到，工資及退職金等結算款項將分別郵寄，目前規定征用工暫領若干、挺身隊員暫領若干、一般職工暫領若干遣散費用，即行離職……”也不敢再表示不滿了。

征用工們在昨天一天里只領到火車費，就被遣散了。辦公人員的辦事拖沓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還沒到月底，發薪的準備不夠充分，但主要的還是因為每個人都失掉了鎮靜。以“暫時遣散”的名義宣佈關閉工廠的廠長和廠里的主要人員剛才還在聚着商量什麼問題，但一眨眼的功夫，這些頭子們却又在卡車上裝了什麼東西，慌慌張張地走掉了，這樣，當下屬的職員們又怎麼能安心辦事呢。

“我說，要是現在美國兵來到這兒的話，你打算怎麼辦呢？”

那個滿臉雀斑的姑娘抓着旁邊一個姑娘的制服領帶說。那被抓住的塌鼻子的、身子又矮又胖的姑娘的腦門上直冒汗，把腦袋深深低了下去。她們雖然從來沒看見過美國兵，但恐怖心理是這種年紀的姑娘們一種特有的本能，所以她們每個人都只會往最可怕的情景里去想像，彼此間互相察看着眼色。那個胖姑娘已經把臉漲得通紅，過了一會才鼓起勇氣來背誦着曾經在學校里學到的句子說：

“我，我呀，我就抹脖子自殺唄！”

这个工厂，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职工人数迅速增加，到了战争末期，已经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但因为生产的性质是电气轻工业，所以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妇女。

这些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增添进来的职工们，他们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从那些排着队的人中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些被征用来的职工，从学校、农村、城市的青年团^①里来的青年们，以及从附近的村落里来当临时工挣点外快的农民们，对于工厂的解散倒满不在乎；可是那些普通职工、从东京的总公司调来的男工们，尤其是从丝厂时代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的住厂女工们，却依依不舍地不愿离开工厂。

前面提到的那个谣言，却在这些人中起了统一步调的作用，现在都愿意离厂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相信了谣言；实际上很少有人考虑到谣言的真假，不过每个人都受了那个“也许会发生意外”的观念的影响。因为，当局在“天皇广播”的时候，同时向人民广播的“时事解释”，只强调了什么“不改革国体”、“一亿庶民俯首忍耐”^②的精神，关于“波茨坦对日公告”的内容，却没有一点说明，以使大家了解。所以那些“波茨坦”什么的噫哩咕噜的名字，只是像耳边风似地一下子就被人们忘掉了。

“呀，鸟泽姐来啦，你看！”

那些从排着的队伍中打横里挤出来，聚在一块不住吱吱喳喳说着话的、梳辮子的姑娘们中间，有一个人彷彿发现了稀奇事兒

① 指“翼赞青年团”，这是战时日本的一个反动组织。

②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对国民广播的投降演说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要求大家俯首忍耐，渡过难关。

似地，指給大家看，一邊大聲嚷起來；接着大家都一齊咧開嘴，揮動着手叫了起來：

“烏澤……姐！烏澤……姐！”

一個胳膊上戴着“挺身隊”臂章的姑娘，正在那往來匆忙的人羣里一路擠着，穿過廣場朝這邊走來。聽到有人叫她，就馬上走了過來，腳步的速度仍然不變。

“你領到了錢嗎？”

梳辮子的姑娘們立即就把這位被她們稱做“女王”的、同學中的老前輩團團圍住，每個人都搶着說起話來。

“干嗎還不回家呀？”

“啊，打算回家嘛。”烏澤蓮微微一笑，望望大家說，接着問：“你們沒見到裝配車間的山中初江嗎？”

年紀比她小上兩三歲的那些梳辮子的姑娘們都搖了搖頭。山中初江是個住廠女工，平常跟她們很少往來。

“我說呢，烏澤姐，真有那樣的事嗎？”

滿臉雀斑的姑娘湊上來問，大家都望着烏澤蓮的臉。她身穿一件紫紅和黑兩色大花的上衣，配上一條同一花樣的束腳褲，光憑這身打扮，就已經顯得風度不凡了。

“……她說，她要抹脖子呢，可是……”

蓮把目光越過那些梳辮子姑娘們的頭頂，若無其事地望着。她那一對即使在微笑中也仍然是又大又長的美丽的眼睛，彷彿在褐色的眼瞳里閃亮着火花，和她那蒼白的長臉似乎有些不很調和，使人產生一種火辣辣的感覺。

“我呀，我是不信那些謠言的。”蓮回答說。

梳辮子的姑娘們舒了一口氣，抬頭望望她們的“女王”。大家誰都沒問她為什麼不信、為什麼謠言靠不住；在她們的“女王”的

表情里，有一种不必問理由、干脆不理睬这套玩藝兒的堅定的神氣。她那由於微笑而顫動着的美麗的嘴唇，使那些梳辮子的姑娘們聯想到兩片花瓣。

“要是你們見到山中初江的話，就告訴她一聲，說我在找她……”烏澤蓮一面從姑娘們那里走開去，一面說。“我打算和初江一道回家呢。”

蓮知道這些姑娘們是會相信她的這句話的。蓮是高中畢業的、地主家的姑娘，去年才以挺身隊的身分被派到這里來，她和小學畢業後馬上進廠工作的山中初江是同鄉：都是烏澤小村的人；而且，蓮雖是挺身隊員，却寄住在廠里的第一幢特別宿舍里。因為烏澤小村位於川添村離廠最遠的山上，只有那些精神旺盛、備有自行車的小伙子們才每天從小村里趕來上工。

其實，“和山中初江一道回家”的這一句話，仍不過是一個借口。蓮一會兒望望行列中的人們，一會兒又往辦事處走了進去（她是個事務員級的工作人員，在試制車間的事務部工作）。但不久又回到廣場上，兩眼直望着蓋在工廠醫務室和辦公室旁邊的一所塗着青色油漆的小屋子。原來她在朝着那所小屋子的窗口張望呢：那窗上掛着的黑色窗簾被風兒吹得飄來飄去。

“要是失掉現在的這個機會，那就再也不能跟他見面了。”蓮着急地想着，卻又裝着一種滿不在乎的樣子，一面往窗簾里面眺望，一面在廣場上穿來穿去。這一回，她又睜見了那個身穿雪白的翻領襯衫、個兒矮小、年約三十四五歲的男子——試制車間的主任中谷進——仍然伏在靠窗口的一張桌子上整理文件，窗口還露出着一張牀的牀沿；她看了這情景，重又走進人影稀少的、放着已被大家遺忘了的自動計動器的走廊，深深地喘了一口氣。揣在懷里的那封信，就像炸藥似地發着熱，使她兩頰發燒。“要是

再这么磨磨蹭蹭地拖下去，他会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意就离开了的。……”

蓮裝做正在查看放在計勤器旁边的出勤卡片架子的模样，呆呆地望着那兩漬斑斑的牆壁，一面咬着嘴唇。“可是，他会一声不响地收下嗎？他的脾气相当古怪，說不定会当面問我：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种情况从前也有过……”

一發覺自己不知不覺地又在琢磨着那个早已想过不知多少回的問題，蓮自己也感到自己太沒出息、太可憐、太討厭了；她不禁对自己生起气來；她每每一生气，就把气憋在心里这样想：“我为什么要这么怕他？他不过是个工人罢啦，連那些大学出身的青年也曾經向我求过婚，我怕他干么呀？”

“管它呢，有中谷先生在那兒也沒啥了不起呀！”趁着这股勁，蓮又朝着黑窗帘瞅了一眼。但这一回，从那被風兒吹起的窗帘里看到的，却只是牀舖的一端了。

她迈着自己特有的、小而輕快的脚步，从走廊里走下了石階，踏着舖在医务室和小屋之間的舖板，來到了門口。一看，房門洞开着，一双紅色趾帶的草屐一正一反地放在那里。

“打搅啦，……”

蓮被自己的發抖的声調攪乱了心神，虽然沒一个人看見，可是她却下意識地裝起了笑臉，用一种和剛才完全不同的、流暢的声調問：

“池部先生在嗎？”

“日本打敗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池部新一在半旧的木牀上仰躺着，一再死命地想从正面來思索這個問題。但這問題的内容实在太大了，他無法得到一个明确的具体概念。要是盟軍登

陸，那時天皇將遭遇到怎樣的命運？東條首相^①、荒木大將^②和平沼男爵^③等要人們的命運又將怎樣？是不是會跟希特勒的下場一樣呢？想到這裡，池部新一就彷彿站在十字路口似地迷失了方向。希特勒的遭遇是外國的事情，可以不必去管它；但要是現實環境中沒有了天皇陛下和這些要人，那他就無從設想了。他從來沒見過這些要人，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感；但是他覺得，能夠代替得了他們的人卻也沒有了。可是，儘管這樣，為了弄清“工廠今后的命運如何？”“我們的命運又將怎樣？”等擺在眼前的問題，他又不得不馬上去想這個難解的問題。所謂“臨時遣散”的話，連廠長也沒保證過不會是“永久”的……。

短促的喚叫声、舖板上的脚步声和從窗外廣場上傳來的吵鬧聲，不時擾亂着他那原來就已經摸不着頭緒的思路。他雖然躺在牀上，也能察覺到人們正像退潮似地一天天不斷離廠的那種氣氛。

護士們都已經離廠了；住在家屬宿舍里的內科醫生每天早上只來一次。這壁紙上滿是雨水斑點的工廠醫務室里，就剩下池部

① 東條英機是日本帝國主義亞洲侵略政策的策劃者之一。一九四一年組織東條內閣，同年十二月八日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日本投降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判處死刑。

② 荒木貞夫是個極端的軍國主義者，代表日本少壯軍人，與日本民間法西斯團體相勾結，主張由日本軍部來干涉並支配日本的內政和外交。日本投降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判處無期徒刑。

③ 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最隱秘的法西斯組織“國本社”的領導人，被公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他歷任首相、不管部大臣、樞密院議長等，向來都與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有密切關係，完全贊同並執行侵略戰爭。日本投降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孤零零一個人。他的盲腸開刀以後已經過了十多天，已經拆了縫，現在可以在牀上坐坐了，但是身體還沒有恢復過來。他是在“天皇廣播”的前幾天患上了盲腸炎的，因為岡谷市的醫院沒有空牀位，公司方面就派了卡車把外科醫生和護士接了來，會同廠里的內科醫生在轟炸中動了手術。

“回東京吧？”

池部把手臂放在額上，不時地這麼自言自語着。目前，“還能回得了東京”這一事實，好歹总算在茫無頭緒中留下了一條出路。從東京跟着機械調到這裡來一年多時間內，他一次也沒回去過。他那在大森遭到了戰禍的雙親，事後搬到板橋去住了，這消息也是從他們得到他按月匯款後寄來的一封信上才知道的。“回東京得啦！”池部彷彿受到了廣場上的動亂氣氛的感染，猛然把手一伸。但當他的視線落到那只在學徒時代被鐵鎚砸扁了的手指，和那從前在磨車刀時被削去了一只指甲的傷痕的時候，就不禁想起那快要分別的車間伙伴們的面容來了，其中，頭一個就是烏澤蓮的臉。新一彷彿像給人發見了似地臉紅起來。“傻瓜！”他啐了一口。“人家不過是因為湊巧在同一个車間工作，所以對我表示了一點親切罷啦；她是有錢人家的小姐，跟我是門不當戶不對的；離了廠彼此就成陌路人了！”新一一面責罵自己，一面把一對青年人特有的明朗縐條的眉毛皺在一起，故意裝出了一副苦臉。“門不當戶不對哪！”從小在貧困里長大的新一，對於這一點是格外敏感的；而且正因為這樣，他就很怕在別人面前露出自己家境貧窮的弱點。但是，儘管如此，他此刻卻不由自主地在心裡想起了蓮那獨特的笑聲，以及她有時背着別人向自己表示過的種種溫情。正在這個當兒，“池部先生在嗎？”——傳來了蓮的聲音，新一大吃一驚，猛地從牀上坐了起來。

“已經好些了嗎？”

蓮有点忸怩地光着脚踏着地板走了進來；剎那間，新一覺得整個房間頓時發出了一種眩人的光彩。她那帶點頓音的又是軟綿綿、又是流暢的聲音、紅艷的色彩和襲人的芳香混成一体，不客气地直向他冲來，弄得新一兩頰發燒。他死命地皺起了眉頭，控制着自己。

“是！已經不疼了。”

這句話可說得太拘禮了。他和蓮在車間工作的时候，是更為隨便、更為親密地交談的。試制車間的人數本來不多，專制的試制工只有五六個人，所以他跟在車間事務所工作的蓮，有时还用這樣的口吻：“我可不曉得！”“嘿，別裝蒜吧！”可是現在為什麼又拘束起來了呢？這問題雙方在心裡都很清楚。蓮把抱在左手裡的一個紅色包袱攔下了一半，却又立刻用右手把它抱了起來，對着新一的臉望了一下。新一默然不語，他那還不大有光澤、像少年人似的兩頰泛着紅暈的臉，從側面看去：一對黑茸茸的眉毛，一個端正的高鼻，好像有着一種高貴的風度。每當窗外有人影掠過，或是走廊上的鋪板篤篤地響起來的時候，蓮就豎豎眉毛，不安地回頭望望，她那急促的呼吸，連新一也能听到了。

“我，我是來跟你告別的，從早上起就一直在等着。可是那位‘鴿子先生’（這是他們主任的外號）老是不走。”

蓮彷彿是要打破對方所執意制造出來的那不自然的氣氛，用輕鬆的口吻說了，就格格地笑了起來。曾經在東京住過一個時期的蓮，說得一口純熟的标准話，新一一听着那活像在喉嚨里打滾似的、熟悉的笑聲，覺得不知怎的，自己漸漸失去了抵抗力。

“池部先生，你也要回東京嗎？”

“是的，要回去。”新一低下頭，雙手抱着膝蓋說。

蓮在牀腳邊坐了下來，這下子，他們是面對面地坐着了；這時蓮已經比他鎮靜得多。

“東京什麼地方？”

“板橋。”

“我有一個親戚也住在小石川。”

蓮說了這句話，就低下頭，接着，一雙手在膝蓋上搓來搓去，對新一的臉望了一下，又格格地笑了起來。

“我也想上東京去呢。”

新一自己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吃了一驚。接着就不加思索地問她：

“為什麼？”

蓮把孌孌的肩膀一扭，轉過臉去，有點生氣似地說：

“為……什……么，可……是……”

她說“可是”的時候，一字一字地拉長着，說得很用力，接着又在泛起了紅暈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她那閃閃發光像燃燒似的兩眼，簡直弄得新一眼睛都花了。這時候，蓮敏捷地轉過身來，從包袱里拿出一個紙包，把一個粉紅色的信封插進紙包里，放到了新一的膝前。

“這……這是……我……費了兩夜功夫寫的，請你看過了給我回信吧……”蓮用手按着紙包說，但還沒把話說完，就已經滿臉通紅，連忙改口說：“……我說，希望你今後常跟我通通信。”

新一不知不覺地握着紙包的一端。他並沒領會蓮的話，而是她那好像到了絕地似的眼神，迫使他這樣做了。正在這當兒，門口出現了人影，一個响亮的聲音傳了過來，新一比蓮還要吃驚，他慌張地拿起了那個紙包。

“我說是誰，原來小蓮還沒走呀！”

出現在門口的是回來的中谷進和剛才大聲嚷嚷的荒木敏雄。荒木和中谷年齡相仿，他是第二車間的主任，个子很高，腦袋几乎碰到了門框。

“要是再磨蹭着不走，會給拉了去的呵！”

“真的嗎？”身長不到荒木的胸部的蓮，歪着腦袋，露着笑容說。荒木誇張地瞪着大眼的臉上，却現出了相反的表情，彷彿在說：“哪有这种荒唐事。”

“当然是真的，小蓮長得这么漂亮，首先就會被拉走的呢。”荒木說，一面随着中谷走到牀尾的一張桌子跟前。中谷回過頭來，仔細地察看着新一和蓮，接着便对从前在自己手下工作的蓮說：

“鳥澤君，你領到薪水了嗎？”

“是啊，領到啦。”蓮悄悄地把摺起的包袱布往怀里一揣，嬌声嬌气地說。“我是來向池部先生告別的。”

“早就知道啦！”站在桌子對面、正亂翻着桌上文件的荒木說。

“哎呀！”蓮叫了一聲。

“你很辛苦了。”中谷立刻用他溫和的声調替蓮解了圍。“祝你平安，我們还不知道今后會怎麼樣呢。”

“謝謝您過去一直費心照顧我。”蓮認真地說，朝着一向對待部下很好的主任行了个礼。“中谷先生、荒木先生都請保重身體啊。”蓮又鞠了一次躬，隨即故意一本正經地把臉轉向池部。那抬起了上半身的、雙手交叉在胸前的新一還在紅着臉。“多蒙您照顧了，請保重吧……。”

“是！”池部拙笨地掉過臉來回答。蓮打眼角里對新一的臉瞥

了一下，心里不禁一陣难过，差点兒淌下淚來，“这个人也快要离开这兒回家去了，那样一个不爱說話的人，說说不定会不給我回信的；你看他还在皺着眉头，故意掉开臉不朝我看呢。那呀，我这一片痴心該怎么办哪？”蓮呆呆地想着；这时荒木又在她背后大声說了起來：

“噯，你打算跟他告別多少次呀？”

“哎呀！”蓮不由得轉过身去，“咚”的躁了一下脚，从蒙着臉的双手間笑了起來，往門口跑去。門外立刻响起了一陣踏着走廊鋪板跑去的脚步声。

“言归正傳，你这位小白臉的病况怎样啦？”荒木朝着池部問了一句，中谷代他回答說：

“已經好了，大夫也說過可以在房間里走走了。”

原來，中谷是为了陪伴他那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的部下，特意把桌子搬到这里來做整理文件工作的。零件半成品的清点、剩余器材的移交等等事务都已經办好了。可是，在这位試制車間的主任認為最寶貴的一些資料却还在桌子抽屜里扔着。

“癩蛤蟆先生到底打算怎么办呀？”荒木說。

癩蛤蟆是厂長的外号。中谷只是偏着头，仍然一張一張地挑選着藍圖和方格圖。这回的臨時遣散到底是不是总公司的方針？看样子不像是癩蛤蟆單獨決定的，那么工厂究竟有沒有复工的希望呢？……

“中谷先生，厂長請你！”

坐在桌子边沿上的荒木正在嘮嘮叨叨地發着牢騷的时候，一个戴着軍帽、打綁腿的工厂警衛員从門口探進头來。

“說是請你把設計圖和其他的資料都一起帶去。”

“要設計資料干么？”

中谷莫名其妙地回头一看，那个警卫员已经走掉了。中谷把桌上的资料收拾起来，匆匆地走出去。到了办事处一看，厂长不在里面。中谷便顺着几层昏暗的走廊石阶走下去，到处寻找厂长。走廊两旁的厂房原是丝厂时代的建筑物，屋簷很低，窗门也少。主要的活儿是由女工来干的装配车间啦、检查车间啦，都已经空洞洞地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车床车间和机械车间里还留下少数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东京总公司调来的男工，有的在机器上涂干漆，有的用绳子捆绑着从动轮上解下来的、松弛了的皮带；可是，在车间门口和通往食堂的、山崖下昏暗的走廊角上等地方，到处看见五六个人一起的人羣，蹲坐在那里，小声谈论着，整个厂房笼罩着不安和惶惑的气氛。

“喂，这儿哪！这儿哪！”

在离河边不远的、仓库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冒出一股带有烧纸味儿的烟，走到走廊出口来的中谷看见烟柱那边站着两三个人，相良厂长正从烟里探出蹙着眉头的脸来，大声嚷叫。

“快，把带来的东西都给我！”

在厂长的脚下堆着一大堆订得厚厚的账本、捆在一起的传票和有照片插图的商品目录……等等，有的在冒烟，有的在燎着火焰。会计课的竹内忠一在火堆旁边蹲着，正用棍子撥弄着火。那位常来工厂的监督官——一个头上戴着军帽的年轻的上尉——双手揩在背上，站在竹内的身后。突然，厂长从烟里猛地伸出手来，从中谷手里抢去了文件。

“干，干什么？”

中谷明白了厂长的用意，慌张地問着。

“烧掉！”

厂长看都不看中谷一眼。他不停手地把文件两三张一起撕下